

荀子增注

十一之十二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
6



文庫 17
W10
6



荀子卷第十一

上州山世藩正編

唐虢州楊儉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金錫美。工治巧。火齊得。

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

火齊得謂生熟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增本注刑與以下十六字。舊誤在下。文莫耶已。

下。今移之。○刑與型同。剖刑而莫耶已。剖開也。莫耶。范與範同。錫星歷反。

然而不剝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

剝脫謂刮去其生澁。砥礪謂磨。

宋本刑作形。

宋本耶作邪。

宋本礪作厲。下同。

010145192593



宋本盤作

○泮也。增本注泮字疑誤。剝脫之。砥礪之。則劓。盤孟列。

牛馬忽然耳。劓也。音戾。劓盤孟列牛馬。蓋古用試。劓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吳于將

之劓。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盤孟皆銅。器。猶刺鍾無聲。及斬牛馬者也。忽然言易也。彼國

者亦疆國之剖刑已。如疆國之初開此也。增疆國之。國當作固。例在王霸篇。本注如

宋本不教及不調下並有不字

字疑誤。或云。當移此上。未穩。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

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

宋本攪作

攪也。增攪。觸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

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增

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

宋本熟作孰下同

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

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增分扶間反。下同。舉錯則時。愛利

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增錯七路反。下同。如是百姓貴之如帝。

高之如天。帝天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

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增夫音扶。下同。

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

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止。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止也。增險字解于王制篇。舊

本止上有盡字。今據宋本韓本除之。○王威有三。有

于況反。重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嫁反。威有三。有

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暴察謂暴急嚴

察也。增狂妄謂狂亂妄行也。

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增分扶間反。下同。舉錯則時。愛利

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增錯七路反。下同。如是百姓貴之如帝。

高之如天。帝天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

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增夫音扶。下同。

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

宋本而下無其字

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比。黤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黤然卒至之貌。

說文云。黤。黑色。猶闇然。黤。烏感反。厭。讀為壓。增。而如也。韓詩外傳。作闇。如雷擊之。如牆壓之。如是。

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增。舊本畏。無致字。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嬴則

敖上。稍贏。緩之。則傲慢。嬴音盈。增。嬴讀為贏。韓詩外傳。作怠。則傲上。舊本上字屬下句。今據宋本改。

之。○敖。五到反。執拘則最得間。則散。最聚也。間。隙也。公羊傳。曰。會猶最也。何休曰。最

聚也。增。韓詩外傳。最作聚。是也。○間。古晏反。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

丁仲反。增。韓詩外傳。無此一句。此蓋有誤。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

則無以有其下。振。動。增。古屋。隔曰。居上制下。是形也。以尊馭卑。是勢也。愛曰。振與震同。威

宋本勢作執

也。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

和人心。謹。喧嘩也。敖。喧噪也。亦讀為噉。謂叫呼之聲。噉。兵篇曰。若噉。噉然也。五乃反。增。刑疑當作黥。王制篇及

灼黥若仇讎。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

逃其上曰潰。增。比。毗志。反。賁與奔同。離。力智反。傾覆滅亾。可立而待也。夫是

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熟察也。道德之威。

成乎安疆。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亾。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

後語。孟嘗君客有公孫成。豈後為齊相乎。或曰。公孫名忌。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

也。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

宋本心上有之字

宋本熟作孰

宋本亾下有也字

宋本理作
治韓本同

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枕幼妾。右擁
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間。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
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繫以朱絲。而見之。史記。蔡侯
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增案戰
國策。本注所引巫山下。有飲茹溪。歸致命曰。蔡侯奉
流食湘波之魚。九字。○將子匠反。歸致命曰。蔡侯奉
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言蔡侯自奉其社
稷。歸楚。非己之功也。增之於也。舍
屬二三子。而理其地。舍。子發名。屬。請也。之。欲反。二三
其民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謂安輯
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增淮南子曰。子發攻蔡。踰之。
宣王郊迎。裂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注云。踰。越勝之也。
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
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誠教也。
凡發誠

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徒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
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是畏其眾也。增物茂卿曰。
徒舉者。徒
軍舉兵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是時合戰用力而
以上公孫子美子發之辭也。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
辭賞也。固。固。陋也。其致命難。其辭賞。夫尚賢使能。賞
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增言非楚
音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彼
賞罰也。言彼賞罰者。先王之道。齊一人之本。善善惡惡之
之。本。善善惡惡之報應也。增惡者如字。治必由之。古
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增左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
氏傳

享其功。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增博疑當作舉。成。成功。成勞。成績之成。豕田虎曰。享。猶享國享祀之

也。受。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

官人。羣吏也。庶人。士卒也。秩祿。皆謂廩食也。增益爵。晉悼公反役。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之類是也。

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沮。再。上下一心。三軍

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及先

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

子發獨辭。是使興功之臣墮廢其志。受賞之屬。慙恥於心。增墮許規反。無僂乎族黨。而

抑卑其後世。夫先祖有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子發自謂無功。

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也。增僂與戮同。案獨以為

宋本其作子韓七同。

私廉。豈不過甚矣哉。增案語助。廉舊作靡。今據宋本改之。故曰子發之

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荀卿子說齊相曰。增舊無此。七字。今案

對公孫子之言。至固字終。而無此七字。則不應下文。故據宋本補之。○說音稅。相息亮反。處勝人

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

不以勝人之道。以用也。增處昌呂反。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

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增索色白反。然則得勝人之勢者。

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

是非。為非。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

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為屏。

宋本勢下執下同。宋本以下有行字。本同。

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增以道之道訓，由本注遵達疑道達誤。○夫音扶。下同。相息亮反。下同。相兼如字。亡音紀。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

勝人之勢，宜有之矣。宜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宜誠也。然則胡不或作謳歌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此勝人之勢，誤也。增與

驅求仁厚通明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

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

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

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增長竹丈反。少詩照反。賢士願相國之朝，

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

天下也。增朝直遙反。下同。下同。相國會是而不為安直為

宋本以下有為字非

宋本安作案

是世俗之所以為。不為勝人之道，但為勝人之勢。增安語助。○舍音捨。則及主

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

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增詐側嫁反。今巨楚

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縣，聯繫之也。增縣胡涓反。大燕鱧吾後。燕在齊北，故曰

後。鱧，蹠也。藉也。如蹠蹈於後。莊子：風謂蛇曰：鱧我必勝我。本亦或作躡。吾後也。增鱧字解。下議兵篇：○燕

於賢反。鱧。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右鈞。

謂鈞取物也。西壤，齊西界之地。若繩，言細也。增宋本鈞作鈞，注同。似是。楚人則乃有襄

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

宋本謀下有則字韓本同

音肥。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三國乘其弊如是。

宋本城下

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魏、燕各取其一也。增劉

有然字

曰斷而為四三句案議國若假城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耳不久當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孰足為之。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夫桀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也。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滅兩者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總世勢籍之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勢位國籍之所在也。增准土地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其數億萬。增人下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韓湯武。倜然高舉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也。韓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翻然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增倜他激反。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倜他激反。反然舉惡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路。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食利是也。汗漫謂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詐也。汗鳥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

宋本之作也韓本同

今當補之

有義辭二字。韓本同。今當補之。

四五萬而往者疆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以上也。

言有兵四五萬以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眾猶無益。故曰非眾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

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待地廣也。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

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治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

周以爭與。陶當為構机之構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與謂黨與之國也。增陶字解于榮辱篇。

爭舊作相今據宋本韓本元本改之。○此毗志反。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

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陵犯也。然則是弃己之所以安疆而

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以不足以重己之所

宋本奔作棄下同

以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餘謂眾與地也。增舊本安字不字有字上無以字今據

宋本補之。○己音紀。重直用反。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

可乎。增悖步沒反。又補對反。辟之是猶伏而咭天。救經而引其

足也。咭與猷同。經。縊也。音徑。救。縊而引其足。縊愈急也。增辟音譬。下同。咭音士。說必不行

矣。愈勢而愈遠。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上行下

行如。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衝攻

城之大車也。詩曰。臨衝闕闕。韓子曰。奏百狸首射侯。不當疆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內伏橐。或作距衝

蓋言可以距矢石。增渠渠答守城之器。衝蒙衝攻城之器。事見尉繚子及淮南子。言雖有渠衝之利器。入

穴而求之。則不能得焉。以譬知求利而不知其方者也。按本注所引韓子。今刻奏百上有登降周旋不逮

宋本愈作俞。宋本得作富。

日中八字內。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勞於為得故羞

而不為也。增急求利。故入莫貴乎生。莫樂乎安。增樂音洛

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增物茂卿曰安人樂當作樂安

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當

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

此之謂也。詩大雅板之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

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發此

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威彊乎為秦。奈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威彊乎

宋本并作棄

宋本介作价

宋本認下無然字及注

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增勝音升。下同。

認認然。認思里反。增本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增恐丘隴反。下同。軋烏結反。下同。己音紀。下同。

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

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說音悅。增上平字衍。

使也。下使。後。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

蔡之間。此楚頃襄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

王墓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屏遠也。或曰。讀為避。增事又見于秦本

紀。昭襄王十一年。及韓子初。見秦篇。視可。伺間。安欲

刻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間隙也。刻亦斬也。增伺舊作司。有音注。

宋本安作案

今據宋本改之。安語助。物茂卿曰。賈誼傳。剽手以衝仇人之胸。語勢正同。謂民人兒女無兵刃者。皆懷報仇心也。剽。說文。銳利也。本注亦字衍。○間古晏反。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

右。是乃使離人役也。秦能使離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十五年與秦

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之類也。增案皆語助。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增謂舊作為。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曰古者百

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

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屬

秦。是有江南也。增與俱以下。北與胡貊為隣。西有巴

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

西皆隸屬秦。

宋本諸侯下有也字。宋本南下有也字。宋本猶作

宋本圍作圍。韓本同。

齊為界也。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

也。增有舊作在。今據宋本韓本改之。○慮音閭。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

百有二十里耳。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傳寫

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無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塹津。以臨河內。河內共

汲必危。塹圍聲相近。疑同。塹居委反。其在趙者。剽然有茶。而據松柏之

塞。剽然。侵削之貌。茶。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茶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茶

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謂趙樹松柏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負西海而

固常山。負。背也。常山。本趙山。今秦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是地偏天下

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中國。殆或為治。然而憂患不

宋本認下無然字及

可勝校也。認認然。認思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增謝墉曰此句或疑當在疆殆中國句下。然則奈

何。曰節威反文。節減威疆復用文理。孟子蓋亦反其本矣之反。案用夫端

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全謂德全。因與之參國政。

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聽咸陽之政。謂於咸陽聽政也。順者錯之

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捨而不若是則兵不復

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增復扶若是則雖為之

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

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

宋本聽上有而字韓本同

宋本卿下有子字下同韓本同

宋本固作國韓本同宋本勢作執

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

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

方明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

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

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

也。增明堂者王者朝諸侯之堂義詳見于禮記明堂

位篇舊本殆上有使字今據宋本除之。為于偽反朝直遙反。假今之世益地不如

益信之務也。增假今解于非十應侯問孫卿曰入秦

何見。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增應於陵反。孫卿曰

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

利多。所出物是形勝也。形地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為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汗。流邪淫也汗濁

也。不流汗。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言清雅也。

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增挑讀為姚。非相篇曰：美麗姚冶。奇衣婦飾。甚畏有司而順。古

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縣邑之廨署。其百吏肅然莫不

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或曰讀為王事靡盬。

之監。監不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堅固也。

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增言不過權。不比

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然。偶

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朝間朝退音古。覓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

高遠貌。增比毗志反。倘他激反。下同。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

聽治處也。增舊無朝間之朝。據宋本韓本補之。朝間謂朝廷閑暇也。本注朝間舊作其間音作也。今一從

宋不改之。○朝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目也。直遙反。間音閑。

術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

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似之。增佚與逸同治直吏

雖然則甚有其認也。懼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

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

所矩反。盡津忍反。○數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

而王。粹謂全用儒道。增王于况反。駁而霸無一焉而亾。此亦秦之

所短也。增駁伯各反。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

宋本無甚字也作矣。數上有是字。韓本同。宋本耶作邪。

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當日。凡人好放慢小事。大

宋本熟作孰。

元本夫作大。

日畱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事至然後興之。勢之如是。則常不勝。夫熟比於小事者矣。熟比。精密躬親之謂。增好呼報。反。敖五到反。夫音扶。比毗志反。是何也。則小事

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增縣胡涓反。下同。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

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

補漏者。危大荒者。亡。善謂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不能積功累業。至於敝漏。然後補之。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也。增王于況反。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吉人為善。惟日

不足。增敬日。謂日日敬事無曠也。霸者敬時。動作皆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霸者敬時。不失時。

或曰。時變則懼治之。不立也。增時謂四時也。以譬疎於王者也。僅存之國。危而後戚

之。戚。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甚多也。增勝音升。下同。霸者之善著焉。

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以其所託不失時也。增託當作記。字之誤也。謂霸者之善雖著。明猶可以時託也。王者之功。不可勝。日志也。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

不可勝。數。增言王者之功名多。雖日志之。猶有餘也。○志音誌。財物貨寶。以大為重。

政教功名。及是。能積微者。速成。增重。貴也。董仲舒曰。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詩大雅。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也。增舊本無之字。今據宋本及詩補之。○鮮息淺反。凡姦人之所

有亡字。宋本國上有亡字。

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下効。夫義者所以

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增夫音扶下同。今上不貴義不敬

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

矣。增無限禁故也。此姦人之所以起也。增舊本無人字。今據宋本。

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

聲影之像形也。增和胡臥反。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可

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增五子之歌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舊本無人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順與慎通。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上安

於上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則上安而下調也。內外上下節義

宋本節下有者字韓本同。

宋本志下有而字韓本同。

小字元本無矣字

宋本無作辟。

之情也。義之情皆在得其節。增情猶實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增治直吏反。倍蒲悔反。故為人上者必將慎

宋本倍作背。

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入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堂上猶未糞除。

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也。白

刃捍乎胷。則目不見流矢。捍蔽也。捍蔽於胷。謂見斬刺也。懼白刃之甚。不暇憂

也。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或

作枝。增拔戟脫室戟也。左氏襄公十年傳曰。右拔戟。○斷如字。非不以此為務也。疾

宋本捍作托。

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增論慮困反。

宋本治作理。

天行有常。入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

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天非愛堯而惡桀也。增為于偽反。治直吏反。下同。其

治治者如字。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增太史公曰。彊本節用。則

人給家足。○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

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增動時謂動搖得時也。華佗曰。

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

羣書治要貳作貳。無

渴字下同。近古。

能禍。貳即倍也。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

祲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癘疫所不能加

之也。增祲與妖同。下同。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

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言怠惰

也。衣食減少。而又怠惰。則天不能全也。增動罕謂動搖罕少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

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渴。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

博。增倍。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

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增分扶問反。不為而成。

至人。增分扶問反。

宋本無渴字。元本同。後人補之者也。

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職任。

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增夫音扶。下同。

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

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

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治。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

爭職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也。增下文云。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是也。

天有其時。

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人能治天時地財而用之。則是

參於天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

舍人事而欲知天意。斯惑矣。增禮記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與此同意。舍其所以參。謂不勤其治也。物茂卿曰。願其所參者。謂安求參天地也。○舍音捨。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迴旋也。炤。與照同。陰陽

陰陽大化。風雨博施。

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迴旋也。炤。與照同。陰陽

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增隨旋。謂眾星隨天而旋也。天一晝夜而一旋。御

治也。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遞音第。萬物各得其和。

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

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為神。若有真宰然也。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

神。是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

難知。或曰。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增無字衍。本注或曰。以下非。唯聖人為不求

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

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

宋本載作臧

之身亦天職天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增好呼報及惡烏路及樂。音。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

官。耳辨聲。目辨色。鼻辨臭。口辨味。形辨寒熱疾癢。其官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用。官猶在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者也。增。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官孟子所謂耳目之官是也。

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以制治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為形體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裁同。飲食衣服與人異類。裁而

用之。可使養口腹形體。故曰。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增財如字。地有其財之財。其類。謂。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天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

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天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以上並論天

宋本暗作關

所置立之事。以下論逆天順天之事。在人所為也。增。順其類者謂奉養利于身者。逆天類者謂奉養害于身者。暗其天君。昏亂其天官。聲色臭。棄其天養。不能節。逆其天政。不能養。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天功。使不蕃滋也。增喪息浪反。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

違天之禍。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

為矣。知務道達不攻異端。增其所。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自脩政則可。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

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

宋本智作

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故大巧知天物。其要曲盡也。增行下孟反。楊讀如字。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也。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天地之成萬物。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如聖人無為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

增本注亦猶。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

於地者。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增本注所以以行。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

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各得其和。以生本注所以以行。官人守天而自為守道也。明不務知天之義也。增物茂卿曰。官人守

天。謂上文志於天地四時陰陽皆有官司也。自為守道者。君唯守人道也。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當時星辰書之名也。增瑞字未詳。物

茂卿曰。蓋尊曆詞。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增呂氏春秋曰。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

藏。宋本藏作。孫鑠本啓。作起。宋本曆作。元本無日。邪下同。宋本耶作。元本無日。

藏。宋本藏作。孫鑠本啓。作起。宋本曆作。元本無日。邪下同。宋本耶作。元本無日。

藏。宋本藏作。孫鑠本啓。作起。宋本曆作。元本無日。邪下同。宋本耶作。元本無日。

藏。宋本藏作。孫鑠本啓。作起。宋本曆作。元本無日。邪下同。宋本耶作。元本無日。

藏。宋本藏作。孫鑠本啓。作起。宋本曆作。元本無日。邪下同。宋本耶作。元本無日。

以治禁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禁之所同也。禹以治禁以亂治亂非地也。

言皆在人不在天地與時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

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之以明吉凶。由人。如太王之能尊大岐山也。增

詩曰。以下。注詳于王制篇。岡白駒曰。引之者。言聖人輔天地之化育也。主意在上二句。○大音泰。天

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增輟。止也。○為于偽反。下同。惡鳥路反。下同。地

不為八之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

也。而輟行。匈匈。喧嘩之聲。與詔同。音凶。又許用反。行。下孟反。增匈上舊無之字。今據宋本韓本

羣書治要東方朔傳及字典注所引補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

宋本無而字。下同。

東方朔傳道作度數

作形體作行

宋本小人上有而字韓本同

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言常。遣次必守其

道。小人則計時之功利。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逸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增東

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此此為詳。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噉菽飲

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過之時節也。增乘實。若

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

在我者也。增心意疑當作志意。正論篇曰。志意脩。故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增己音紀。下同。

小人錯其在亡者。而慕其在天者。錯。置。增錯七。路反。下同。君子

宋本敬作慕

君子

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求己而不苟故

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

幸而不求己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也。皆有不慕

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增

懸隔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

無何也言不足憂也。增顏師古曰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墜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希也怪之可也。

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夫日月之有蝕風雨

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言如朋黨之多見賢通反增羣書治要黨作儻古

宋本懸作縣墜作隊下同
宋本畏上有而字下有同
宋本創作

食羣書治要同韓詩外傳黨作畫

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

並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增

者不平。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

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

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祇也增物茂卿曰物之已至對上物之罕至已甚也○祇

與妖同。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增精也失歲不精也

謂芸耨失時使穢也。政險威。田歲稼惡。增舊作田稼歲惡今據宋

本羣書治要改之。韓。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

詩外傳歲作穢同。

韓詩外傳
穢作枯
穢失歲作
枯耘傷歲

謂人祆音狄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

謂人祆舉謂起兵動眾謂懷安失於事機也本事農桑之事也增舉錯廣言作輟也本注非也

○錯七路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

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增內外無別謂男女雜居

也相疑恐有姦淫也○別彼列反下同離力智反難乃且反祆是生於亂三者錯

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置此其說甚邇其蓄

甚慘邇近也三人祆之說比星墜木鳴為淺勉力不

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勉力力役也不時則人多怨曠其氣所感故生非其

類也增畜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

詩外傳曰下有

宋本邇作爾

宋本下文勉力以下十三字及注三十三字在禮義不脩上

天地之災隱而廢也八字

宋本何作它臚本同

宋本筮下兩作然

說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廣說萬物之怪也增傳直戀反無用之辯不急

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

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增禮記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增禮記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增雨羊遇反下

同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

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

而已增文公十五年左氏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

○為于偽反文音問下同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

宋本凶下有也字

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順入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

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

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

輝不赫增赫明也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增輝光輝珠玉不賸

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增物茂御曰珠玉不賸乎禮外言在璞也○賸丁故反

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

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

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亾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

詐幽險三者盡亾之道也增舊本亾上有盡字今據羣書治要除之本注多詐當作傾覆○王于況反重

直用反好呼報反詐側姦反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

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從天而頌

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

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

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增使之謂役使四時也因

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

種稷之播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

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增物

之徒以為物而不治辨之也此文說思物之無益理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

不如助天以入也

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

入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亦無益也增大天以下斥老

莊之徒知任自然而不知自勉也解蔽篇曰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錯七路反百王之無

變足以為道貫也言禮可以為道之條貫也謂禮一廢

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禮貫不亂知禮

禮也不亂增理貫謂治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以禮

不能應變言必貫之大體未嘗亾也增以禮貫其大

差錯而亂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謬也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增治

直吏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

反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

不可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

大惑畸音羈增古屋翬曰畸讀為中立而不倚之倚

愛曰畸奇倚古音通脩身篇云倚魁之行莊子天下

篇云南方有倚人犬宗師篇云畸人水行者表深表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皆通用故也

不明則陷表標準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

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

明外內異表內謂冠昏所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外謂朝聘

各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增外謂朝廷內謂後宮蓋宮朝異表

則民人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

物一偏。

愚者不能盡一物也。增愚者聞指下諸子。

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以偏為知道。豈有知哉。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

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慎子

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稱之也。

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

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稱老聃。孔子之師也。著書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訕而

不見信也。信讀為神。增訕與屈同。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畸謂不齊也。墨

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增畸音羈。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宋子名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為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據此說則

是少而不見多也。鈞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增本

注是少當

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

夫羣眾在上之

不處先。羣眾無門戶也。

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貴者伸而賤者訕則分別

矣。若皆貴柔弱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夫施

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增此謂勢位齊則政令不行也。

有少而無多則

羣眾不化。

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

書曰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為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書洪範以喻偏好則

非遵王道也。增好呼報反。惡烏路反。

荀子卷第十一

Blank text area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containing faint bleed-through or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荀子卷第十二

上州山世璠正編

唐虢州楊儉注 日本信州久保愛增注

遠州土屋型重訂

正論篇第十八 增論盡 困反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

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為主道利在如此也增當時法家隆行其蔽失於密故荀卿辨之不然周易云君不密則失臣密豈不可哉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謂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

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增嘿與默同。求本作默。不應不動。

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上不導其下。則下無以効上。是不相須也。若是則與

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

下治辨矣。宣露辨別也。下知所從。則明別於事也。增治直吏反。下同。上端誠則下

愿慈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增易以政反。下同。

治辨則易。一愿慈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

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

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讀為眩惑也。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字。又曰。漸浸也。謂浸成其詐也。子廉反。

增漸字解于脩身篇。○漸音潛。下同。詐側嫁反。下同。

上偏曲則下比周矣。增比毗志反。疑玄則難。疑惑不知所從。故難

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相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

難知則君長勞。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

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

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自危矣。故下

安則貴。上下危則賤。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

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

上危。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增惡

如字。已音紀。傳曰。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尚書多方曰。成

音紀。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增荀卿所引康誥也。本注非。且今書無一明字。詩曰。明明在

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增荀卿意。唯取明明在下一句。則

本注故赫赫以下九字可刪。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增耳。

疑當作耶。君道篇云。可訕邪哉。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

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

主天下之圖籍則然。增常讀為嘗。蓋桀紂祖先皆有天下之籍。故曰嘗。親有天下之籍。

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增謂桀紂當時親有天下之籍。則不可也。何則。

不才不中。人民既去。夫亦何籍之有。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增謂字當

劉辰翁曰。天下謂上別。本空八字。當是闕一句。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

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上。夏大也。中原之大國。增夏戶雅

反。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

遂。謂之君。僅存之君。增遂疑當作逐。字之誤也。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

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增勢籍已見。天下之宗室也。

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增孟

不偏頗也。○材。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中蓋

才同。中如字。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

境內不一。遠者諸侯不聽。增遠也。令不行於境內。甚者

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

矣。增自古者至此。釋謂桀紂今親有天下則不然之義。聖王沒有勢籍者。罷不

宋本勢作勢下同

足以縣天下謂聖王禹湯也。有勢籍者謂其子孫也。罷

同。天下無君謂天下無君。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

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增據周禮。以然而暴

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增安語助。必不傷害無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一夫然也。若

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土湯武非取

天下也非奪桀紂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

去也增本注非字當及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

標注本能
作得
宋本無不
字非

孫毓本與
作與

宋本効作
效

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增分扶問反。天

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

湯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豈為殺

君乎由用也。効明也。用此論湯武者民之父母也增

明之增由因也。効驗也。微也。記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

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

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長。不祥莫大焉。以天

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增宋本上天下

宋本論作
墮

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

論說未嘗有此世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

俗之曠損湯武耳物之至彊者乃能勝重任至大也非至辨莫

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小智所能分至衆也非至

明莫之能和天下之人至衆非極知其情偽不能和

之考本注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

之能王重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

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權稱之懸也祭

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

也增之字衍○知音智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

下有知同行下孟反

宋本志作

至闇也下

注有至意

當為志意

六字

宋本戮作

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劓比干囚箕子身

死國亾為天下之大戮後世之言惡者必替焉言惡者必

替考桀紂以為龜鏡也增與黨與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

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故

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

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

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武為臣而殺之是

過甚也譬之是猶樞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匡讀為

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樞與此匡同禮記曰吾欲暴

疍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疍大自以為神異也增

宋本紂是

作紂者

宋本有以作以有下同韓本同

跋舊作跋今據宋本韓本改之匡當作覲王制篇曰主讓擇五上知其吉凶妖祥僂巫跛擊之事也○僂郁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

竊國不可有以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增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與此全同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

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增據上下例曰國下

當有者字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

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

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

可以小力持也

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天下者至大也非聖

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

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刑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臯陶方施

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之象刑亦非謂形

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

者哉治直吏反下同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

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為墨幪但以黑巾幪其

頭而已增古屋隔曰墨黥楊注為墨幪是也墨墨刑

也幪巾也愛曰白虎通云犯墨者蒙謂澡濯其

巾又晉書刑法志云犯黥者皂其中謂澡濯其

布為纓鄭云凶冠之飾今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纓

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縹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

增古屋隔曰怪嬰上當有劓字楊注澡嬰當作澡纓

管子增注

卷十一

六

注為草。是也。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

爵韋。命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為韠也。增物茂卿曰。共即宮誤。愛曰。是亦與慎子符矣。謝庸曰。注紱當作

韠。菲對履。菲草屨也。對當為紱。傳寫誤耳。紱。泉也。慎子作紱。言罪人或菲或泉為履。故曰菲紱

履。紱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履。傳曰。蒯蒯之菲也。增物茂卿曰。菲即刑誤。愛曰。是亦與慎子以復紱當

刑符。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洙衣。故曰赭衣。純。綠也。矣。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

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黜。以草纓當劓。以復紱當刑。以艾鞶當宮。此有虞之誅也。

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喙。喙中也。增物茂卿曰。斬殺則赭衣而不

純也。愛曰。是亦與白虎通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及晉書刑法志。大辟之罪。誅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

符矣。本注復紱當。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不然。以為作履紱。○殺如字。治古如此。是。不然。以為

宋本耶作邪。

宋本也作矣。

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

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

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

莫大焉。惡鳥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讀

為懲。未。謂將來。增惡惡上鳥路反。下如字。下惡惡同此。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

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妄為此說。增漢書並作方。古字通用。治古

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

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

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夫德不稱位能

證反增哀公篇失稱作不應義同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增夫音扶下同當丁

浪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

頭懸之犬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說旗曰殷之犬白周之犬赤即史記之說非也增

斷丁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增悍舊作捍今據管反殺入

者死傷入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

也增宋本同下有也字似是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

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李奇注漢書曰世所

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增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與此不同蓋荀

宋本旆作旂注同韓本同

宋本輕下有也字

卿欲折象刑安說故立此論耳且其重非重也言正當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

罪固輕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

盡用重典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書甫刑以言世有治

亂故法有輕重增此亦與古文尚書意異世俗之為說者曰湯武不能禁

令是何也言不能施禁令故有所不至者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

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鄩皆百

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

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為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

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即禮記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宋本勢作勢下同

歲一見而歲有貢獨荒服非來時則不貢道遠故也又案國語無終字此衍日祭月祀時

享歲貢終王韋昭曰日祭於祖考上食也近漢亦然壇壇也終謂世終朝嗣王也增漢書韋玄成傳曰祖

禘則日祭會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壇則歲貢大禘則

終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

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增至當作制字之誤也彼楚越者

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

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

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

之無奈之何此溝中之瘠也謂行乞之人在溝壑中漏瘠者以喻智慮淺也

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

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壞井也鼃蝦蟆類也

事出莊子坎井或作壇井鼃戶蝸反增與謀替作以謀今據宋本韓本改

之○知音智樂音洛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

禪同壇亦同義謂除地為壇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後世德薄

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賢而已與

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擅讓蓋書序美堯

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有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曰孰與之曰天與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增此篇苟子一家論不可拘書序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

宋本勢作勢下同

宋本不不足作為不可未與

宋本耶作邪

宋本無終王二字貢下注有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十一

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勢位敵之名。若上下相懸，則無與讓矣。有

宋本慧作

讀為又。增夫音扶。下同。

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

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

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

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也哉。增惡音烏。下同。

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也。

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

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增舊本無使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

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謂

矯其本性也。無能者則兼弃之。令盡。增舊本聖王已沒。增舊本

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天

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叛。

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

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豈為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

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

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

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

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增物茂，卿曰：天下如

宋本韓本
易作繼

改之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

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增此非重也。上謂父子相繼。此謂三公相易。唯其徙朝改制

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政也。後世見其改易遂

以為檀。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

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得其崇厚也。致極也。增一隆謂天下無二尊也。致土篇曰君者國之隆也。

而亂致順以下九字疑有誤。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

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檀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

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

更求禪讓之名哉。增任音壬。分扶問反。盡如字。楊讀

津忍。曰。老衰而檀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

宋本智作
知

智慮取舍則無衰。增呂氏春秋曰人之老也。形曰老。益衰而智益盛。○舍音捨。曰老

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自以畏憚勞苦

以為聖王亦然也。增書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歲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荀子蓋欲排禪

讓之說故反。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

無所詘。增佚與逸同。詘與屈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

五采雜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

也。增被寢衣。○被如字。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

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犬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綦極也。增重

音恭。下大路同。曼而饋。曼當為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增周禮大司樂職有

宋本訓下
有而字

直用反。下同。大音恭。下大路同。曼而饋。而進食。增周禮大司樂職有

王犬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之文。唯列萬舞而進食之禮。古未之聞。按曼讀為縵。磬師職有縵樂。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又學代宰而食。宰未詳。蓋香草也。或曰。宰記有操縵之語。代宰而食。讀為稟。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傳寫誤遺其水耳。代宰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增代當作伐。宰與皋馨同。考工記云。鞀人爲皋鼓。注。大鼓也。淮南子曰。鞀鼓而食。奏雍而微。又詩云。鼓鐘伐鞀。合而觀之。代字伐誤無疑。宰舊作宰。考本注意。古作宰明也。故今改之。其實則宰宰。雍而微。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微。饌論同字也。微下舊有乎字。今據宋本除之。○微音撤。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以而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禘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霽門行之。

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居則設張容。負也。侍。侍立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爲侍。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辰。依與辰同。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增張與帳通。帷帳也。容當從郭璞說。出戶而

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女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韋

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女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韋

宋本路下有趨字注有趨行字耳四字

昭曰。宗。犬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乘犬路。越席以養

安。犬路。祭天車。禮記曰。犬路繁纓一就。越席。結蒲為

席。為質素也。此云養安。以為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

人為盛飾。○側載。宰芷以養鼻。宰芷。香草也。已解。上於

越音活。鼻也。增。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軹錯衡。和鸞之聲。

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

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

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

皆樂名。騶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

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芻。皆以鸞和為節。鄭

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三公奉軛持納。軛

應門也。增。中陟仲反。護與濩同。

前也。納與軛同。軛謂駟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蓋以

軛。軛。增。本注內轡舊作內軛。今據說文改之。○軛音

厄。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

先馬者。增。持輪。周禮齊右職所謂王乘則持。大侯編

馬。是也。先馬。道右職。王式則下先馬是也。小侯元

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五等之列者。增。小侯元

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

之元士視。庶士介而坐道。甲坐於道側。以禦非常也。

增。杜預注左氏。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如大神。動如

天帝。言畏敬。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增。持。扶持

餘。不老。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老

宋本坐作夾。宋本望視作視望。元本猶作獨。

宋本韓本
舜下有者
字。

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夫老者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增不字。或說為是。舊本無是下者字。今據宋本補。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
有筋力衰竭。求致。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仕者與天子與也。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敵之名。一國事輕。則有請於天子而讓賢。天下則不然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增傳直變反。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小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增以尊讓卑者。逆也。匹敵相讓者。順也。至不至。謂天子至重。至佚至愉。諸侯不至。重至佚至愉也。變猶異也。舊本無者字。今據宋本補之。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

宋本舜下有也字。

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
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增也。舊作矣。今據宋本改之。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注禮記云。英謂後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言瑣之人。縱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鬼瑣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增鬼五每反。下同。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狂妄之說。增夫音扶。羿蓬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增蓬音逢。門。蒙古音通用。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中丁仲反。增戰

孫鑛本梁
作良

荀子增注

卷十一

十五

國策曰。弓撥矢鉤。注云。撥。及弓也。增韻云。撥。揆開也。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

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蹇同。必亦反。增梁良互通。王充論衡亦作

王梁。○造七。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

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

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

非者有慶。作鬼瑣者不祥也。有慶。言必無刑戮也。增非者。謂非鬼說者也。詩曰。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

月之交之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噂沓然相對談話。背則相憎。為此者主由人耳。增背

音。佩。世俗之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

宋本大作
大。

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于序東。西

領南上。故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

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壠之識也。增此開斥墨子。世

俗之說。詳見呂子節葬安死二篇。葬田之田。衍。葬不

妨田。成子高所謂擇不食之地而葬是也。○大音泰。

厚胡。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

於相不相者之所言也。相。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增相亦與掘通。下同。凡人

之盜也。必以有為。其意必有所云為也。增不以備不

足。足則以重有餘也。增下足字衍。觀謝朓說。亦同。○重直用反。下同。而聖王

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宋本知上
有不字。注
有不字。注
不字衍耳
八字。

荀子增注

卷十一

十五

宋本塗作

度也。增當當作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
劫殺謂之賊。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
增刺七亦反。庶人猶讓。則其餘無不讓也。增淮南子。作鄙旅風俗
之人相讓以財。狗豕吐菽粟於路。○賈音古。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
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衣食足。知榮辱。
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青。丹研。丹研。形如
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加以丹研。重以曾青。言
以丹青采畫也。增古葬用珠玉。事見周禮典瑞職。
犀象以為樹。也。樹之於壙中。增樹音豎。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實。琅
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觀當為瑾華。謂有
光華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公羊傳曰。衛侯朔

宋本而作

宋本屈作
誦。評注本饒
作饒。孫饒
本同。

屬負茲。爾雅曰。葍謂之茲。史記曰。衛康叔封布茲。徐
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
臺五重。黃金白玉。環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
民疲極。此一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鬚音相近也。曹
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或曰。茲與鬚同。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
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增夫音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
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使。以無法使。下也。以無度行。
以無度行事也。○知音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
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起。也。增屈。盡
求勿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增

宋本下
有焉字非
宋本安作
必

與餒通。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

宋本埋作
種注同。

者。盡如。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增安

宋本埋作
種注同。

語助。○行下。若是則有何尤。拍人之墓。扶人之口。而

宋本埋作
種注同。

求利矣哉。扶挑也。扶人尸。取其珠也。增有音又。雖此保而埋之。猶且必

宋本埋作
種注同。

拍也。安得葬堙哉。不可得葬埋而不發。增保與裸同。彼乃將食其肉

宋本埋作
種注同。

而斲其骨也。增斲。齧也。○斲下没反。夫曰太古薄葬。故不拍也。

宋本埋作
種注同。

亂今厚葬。故拍也。增替本無曰字。今據宋本補之。是特姦人之誤。於

宋本埋作
種注同。

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

宋本埋作
種注同。

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惑於亂說。因以欺愚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

宋本埋作
種注同。

謂背棄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

宋本埋作
種注同。

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增潮當作淖。泥也。注

宋本埋作
種注同。

同。蓋誤為淖。以淖與潮同。故再誤為潮耳。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

宋本埋作
種注同。

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增傳直變反。子宋子曰。明見

宋本埋作
種注同。

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若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

宋本埋作
種注同。

可使入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

宋本埋作
種注同。

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言此者。蓋以難

宋本埋作
種注同。

鬪都豆反。下同。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

宋本埋作
種注同。

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

宋本埋作
種注同。

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曰。若是則

宋本埋作
種注同。

辱。惡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

宋本併作倡。

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鬪必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之為

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併優侏儒狎

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

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速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增豈詎詳注于王制篇○詈力智反鉅與詎通

宋本猪作猪下同。

然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猪豕

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增央當作缺字之誤也瀆寶古字通用句瀆作句寶又左氏襄三十年

傳伯有自暮門之瀆入音豆是其微也缺寶蓋可潛踰之穴家語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彼有寶季

羔曰君子不踰是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猪

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增喪息浪久雖以見

宋本耶作邪。

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

惡之則必鬪。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鬪與不鬪耶。於辱之與

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增音無夫今子宋子不

能解人之惡侮而勢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

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說讀為稅增夫今字恐倒○夫音扶下同金

舌蔽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蔽口以論

蔽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鬪也不知其無

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智也增知其無益也。

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無過

宋本蔽作弊注同。

宋本無耶字。

也。將以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

於人。及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增與以古通用。則得大辱而退耳。說其病是

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反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增隆正。即下文王制是也。立正

制以為權衡。以合之者為是。以不合者為非。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

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名

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

順之名。○分職扶問及下之分。犯分也。同。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

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物也。皆以聖王為法。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

宋本無隆也之也。

宋本勢作執。下同。

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義

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

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大是之謂義榮。爵列尊

貢祿厚。形勢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勢謂勢

位也。增行下孟反。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

從外至者也。大是之謂勢榮。增舊本榮下無之字。今據宋本韓本補之。○相

息亮。流淫汙侵。汗穢行也。侵當為漫。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

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大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

頭也。搏。手擊也。增詈力智反。捽才忽反。捽答臍脚。捽答皆杖擊也。臍脚骨也。脚古脚字。臍脚

謂刑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斬斷枯磔。斷如字。枯，棄市暴屍。

也。磔，車裂也。周禮以醜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醜辜義同歟。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

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人，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疑辜，枯也。又莊子有辜人

謂犯罪應死之人也。增枯讀為辜。辜亦磔也。漢書刑法志：諸死刑皆磔於市。景帝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

復磔。師古曰：謂張其籍靡舌繲。籍，見陵籍也。才夜反。尸也。○斷丁管反。

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鍊相連繫也。舌繲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謂辭窮亦恥辱也。增籍靡

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

勢辱無害為堯，有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

宋本而作

然小字元

本然作而

宋本成上

無為字韓

本同

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

人守職事之官。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亡慮一朝而改

之。增十一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王以榮辱為道，其謀慮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

案語助。○詘與屈同。為于偽反。揚讀如字。已音紀。

譬之是猶以博塗而塞江海也。以僬僥而戴太山也。

博塗，以塗壘博也。僬僥，短人，長三尺者。踣，跌碎折不也。增謝墉曰：博當本作搏。○塞悉則反。

待頃矣。頃與顛同。蹟也。頃，少頃也。增。二三子之善於

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二三子，慕

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

之情欲為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

寢兵為外，以情欲寡為內。增。己音紀。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譽

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為情之欲寡也。

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

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增。為欲之欲，衍。

綦，極也。○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佚與逸同。

宋本欲為作為欲

宋本多下有也字

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

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

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增。貴字疑衍。○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古之

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

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

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

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

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增。是當作人。

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

耶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于宋子嚴然而好說嚴

為儼好說自喜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增曲當

作典非十二子篇曰終日言成文典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矣

豈不過甚矣哉增治直吏反

宋本上矣字作也字

荀子卷第十二

悟次苑書

